

##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

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聳 鄧珪 劉皂 田布 梁生 蘇昌遠

藥怪 上黨人 田登娘 趙生

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

花卉怪下

光化寺客

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，客有習儒業者，堅志棲焉。夏日涼天，因闕壁畫於廊序。忽逢白衣美女，年十五六，姿貌絕異。客詢其來，笑而應曰：「家在山前。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，亦未疑妖。但心以殊尤，貪其觀視。且挑且悅，因誘致於室。交歡結義，情款甚密。白衣曰：「幸不以村野見鄙，誓當永奉恩顧。然今晚須去，復來則可以不別矣。」客因留連，百端遍盡，而終不可。素寶白玉指環，因以遺之曰：「幸視此，可以速還。」因送行。白衣曰：「恐家人接迎，願且回去。」客即上寺門樓，隱身目送。白衣行計百步許，奄然不見。客乃識其滅處，徑尋究。寺前舒平數里，纖木細草，毫髮無隱，履歷詳熟，曾無蹤跡。暮將回，草中見百合苗一枝，白花絕偉。客因斲之。根本如拱，瑰異不類常者。及歸，乃啟其重付，百疊既盡，白玉指環，宛在其內。乃驚歎悔恨，恍惚成病，一旬而斃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僧智聳

上元中，蜀郡有僧智聳在寶相寺持經。夜久，忽有飛蟲五六大如蠅，金色，迭飛赴燈燄，或躡於燈花上鼓翅。與火一色，久乃滅於燄中。如此數夕。童子擊墮其一，乃董陸花（明抄本「董」作「薰」、「花」作「香」）也。亦無形狀。自是不復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鄧珪

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。貞元中，有鄧珪者寓居於寺。是歲秋，與朋友數輩會宿。既闔扉後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。其手色黃而瘦甚。眾視之，俱慄然。獨珪無所懼。反開其牖。聞有吟嘯之聲，珪不之怪。訊之曰：「汝為誰？」對曰：「吾隱居山谷有年矣。今夕縱風月之游，聞先生在此，故來奉謁。誠不當列先生之席，願得坐牖下，聽先生與客談足矣。珪許之。既坐，與諸客談笑極歡。久之告去。將行，謂珪曰：「明夕當再來。願先生未見擯。」既去，珪與諸客議曰。此必鬼也。不窮其跡，且將為患矣。」於是緝絲為縲數百尋，候其再來。必縛（「必縛」原作「絲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之。明夕果來，又以手出於牖間。珪即以縲係其臂，牢不可解。聞牖外問：「何罪而見縛？其議安在？得無悔邪？」遂引縲而去。至明日，珪與諸客俱窮其跡。至寺北百餘步，有蒲桃一株，甚蕃茂，而縲係其枝。有葉類人手，果牖間所見者。遂命掘其根而焚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劉皂

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，由是裡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。元和（「元和」原作「大初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年，董叔經為西河守。時有彭城劉皂，假孝義尉。皂頃嘗以書忤董叔，怒甚，遂棄職。入汾水關，夜至靈石南，逢一人立於路旁。其狀絕異，皂馬驚而墜。久之乃起。其路旁立者，即解皂衣袍而白衣之。皂以為劫，不敢拒。既而西走近十餘里，至逆旅，因言其事。逆旅人曰：「邑南夜中有妖怪，固非賊爾。」明日，有自縣南來者，謂皂曰：「縣南野中有蓬蔓，狀類人，披一青袍，不亦異乎？」皂往視之，果已之袍也。裡中人始悟，為妖者乃蓬蔓耳。由是盡焚，其妖遂絕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田布

唐田布，田悅之子也。元和中，嘗過蔡比，路側有草如蒿。莖大如指，其端聚葉，若鷓鴣巢在葦。折視之，葉中有小鼠數十，才若皂莢子，目猶未開，啾啾有聲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梁生

唐興平之西，有梁生別墅，其後園有梨樹十餘株。太和四年冬十一月，初雪霽，其梨忽有花發，芳而且茂。梁生甚奇之，以為吉兆。有韋氏謂梁生曰：「夫木以春而榮，冬而瘁，固其常矣。焉可謂之吉兆乎？」生聞之不悅。後月餘，梁生父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蘇昌遠

中和中，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。有小莊去官道十里。吳中水鄉率多荷芰。忽一日，見一女郎，素衣紅臉，容質豔麗。閱其色，恍若神仙中人。自是與之相狎，以莊為幽會之所。蘇生惑之既甚，嘗以玉環贈之，結係慙慙。或一日，見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，俯而玩之。見花房中有物。細視，乃所贈玉環也。因折之，其妖遂絕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藥怪

上黨人

隋文帝時，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。求之不見。去宅一里，但見一人參枝。掘之，入地五尺，如人體狀。掘去之後，呼聲遂絕。時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，諂事權要，上君也，黨與也，言朋黨比而譖。太子竟見廢。隋室因此而亂。（原缺出處。陳校本作出《宣室志》。今見《隋書·五行志》）

田登娘

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，村之田氏嘗穿井，得一根大如臂。節中粗皮若茯苓，香氣似術。其家奉釋，有像設數十，遂置於像前。田氏女名登娘，十六七，有容質。其父常令供香火焉。經歲餘，女嘗日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，白衣躡屐。女遂私之。精神舉止，有異於常矣。其物根每歲至春萌芽。其女有妊，乃具白於母。母疑其怪。嘗有衲僧過門，其家因留之供養。僧將入佛宇，輒為物拒之。一日，女隨母他出，僧入佛堂。門才啟，有一鵠拂僧飛去。其夕，女不復見其怪，視其根，亦成朽蠹。女嫁才七月，產物三節，其形如象前根也。田氏並火焚之，其怪亦絕。舊說枸杞茯苓人參術形有異，服之獲上壽。或不葷血，不色慾一過之心則其為地也。中民

非冀，故見怪而去之。宜乎！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 趙生

天寶中，有趙生者，其先以文學顯。生兄弟數人，俱以進士明經入仕。獨生性魯鈍，雖讀書，然不能分句詳義。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。常與兄弟友生會宴，盈座朱綠相接，獨生白衣，甚為不樂。及酒酣，或靳之，生益慚且怒。後一日，棄其家遁去，隱晉陽山，葺茅為舍。生有書百餘編，笈而至山中，晝習夜息，雖寒熱切肌（「肌」原作「饑」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，食粟糲紆，不憚勞苦。而生蒙懵，力愈勤而功愈少。生愈恚怒。終不易其志。後旬餘，有翁衣褐來造之，因謂生曰：「吾子居深山中，讀古人書，豈有志於祿仕乎？雖然，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議，何蔽滯之甚邪！」生謝曰：「僕不敏，自度老且無用，故入深山，讀書自悅。雖不能達其精微，然必欲死於志業，不辱先人。又何及於祿仕也？」翁曰：「吾子之志甚堅。老夫雖無術能有補於郎君，但幸一謁我耳。」因徵其所止。翁曰：「吾段氏子，家於山西大木之下。」言訖，忽亡所見。生怪之，以為妖。遂徑往山西尋其跡，果有段樹蕃茂。生曰：「豈非段氏子乎？」因持鍤發其下，得人參長尺餘，甚肖所遇翁之貌。生曰：「吾聞人參能為怪者，可癒疾。」遂淪而食之。自是醒然明悟，目所覽書，盡能窮奧。後歲餘，以明經及第。曆官數任而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## 菌怪

##### 郭元振

郭元振嘗山居。中夜，有人面如盤，瞬目出於燈下。元振了無懼色。徐染翰題其頰曰：「久戍人偏老，長征馬不肥。」元振之警句也。題畢吟之，其物遂滅。久之，元振隨樵閒步，見巨木上有白耳，大如數鬥，所題句在焉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# 宣平坊官人

京宣平坊，有官人夜歸。入曲，有賣油者張帽馱桶，不避道。尊者搏之，頭隨而落，遂遽入一大宅門。官人異之，隨入至一大槐樹下，遂滅。因告其家。其家即掘之。深數尺，並樹枯根，下有大蛤蟆如疊。挾二筆鏃。樹溜津滿其中也。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。其蓋已落。蛤蟆乃驢也，筆鏃乃油桶也，菌則其人矣。裡人有買其油者月餘，怪其油好而賤。及怪發，食者悉病嘔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# 豫章人

豫章人好食蕈。有黃姑蕈者尤為美味。有民家治舍，烹此蕈以食工人。工人有登屋施瓦者，下視無人，唯釜煮物，以盆覆之。俄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，條忽沒於釜中。頃之，主人設（「設」原作「說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蕈，工獨不食，亦不言。既暮，食蕈者皆卒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